

【文化漫谈】

诗中美味亦醉人

□于永军

“盖聚物之天美，以养吾之老饕。”中国自古就是美食大国，喜爱美食的文人骚客在舌尖享受的同时，自然也会以美味入诗。于是，就为今人留下了若干发散着诱人芬香的诗句。每每品咂，惹人回味，令人心醉。

说美味，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肉香。《诗经·瓠叶》写烤兔：“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诗中的“炮之”“燔之”“炙之”交替使用，描述了古人烧烤野兔的方法，也使整个诗篇弥漫着令人垂涎的肉香。陆游《饭罢戏作》写吃酱排骨：“东门买彘骨，醯酱点橙薤。”这排骨用醋、甜酱、橙皮和薤调味而成，那舌尖上的感觉肯定不错。苏东坡的《猪肉颂》说红烧肉，更让若干菜谱失色：“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瞧这小火慢炖而就的苏氏红烧肉，一想即香味四溢，要是夹起一块放入口中，肉的灵魄在唇齿间飞舞，那滋味必定好极了。

美味一定少不了鱼的席位。西晋文学家张翰的《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诗人由秋叶瑟瑟想到家乡肥美的鲈鱼，不禁嘴角上扬、食欲大开，可转念一想，家乡却远在千里之外，又不禁悲从中来。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二》，同样把鱼作为佳餚来写：“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将鲜活的鲫鱼切成银丝煲烩，用刚采摘的香芹熬成香羹，那色、香、味焉能不美？还有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渔歌子》），白居易的“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偶吟》），陆游的“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并来”（《秋晚杂兴》），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江上渔者》），都在念叨着鱼的美味，勾引着人们的馋虫。

在舌尖美味中，食蟹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一边饮酒，一边执着蟹螯，边饮边吃，边吃边醉，神句脱口而出：“左手执蟹螯，举觞属云汉。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饮酒诗四首其一》）南宋宰相李纲上疏抗金遭弹劾，心中郁闷，与子对饮，用“且把红醪尝紫蟹，何须白发对黄花”（《九日与宗之对酌》）自我释怀，字里行间抒发着食蟹的愉悦。清代状元林召棠曾作《醉蟹诗》一首，其中“执杯持螯螯，足了一生事。况此酒兴蟹，酝酿使之醉”，既道出了食蟹的超值享受，也让醉蟹愈加扬名立万。

自古素有“无酒不成宴”的习俗，只要有酒，寻常菜也有好滋味。孟浩然有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老显然是喝高兴了，信誓旦旦：明年重阳日还要再来。白居易说《食笋》：“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他看到遍地的鲜笋，一下子乐嗨了，炒笋丝、炒笋片，又尝试蒸着吃，那蒸熟后的笋来一口，胜过吃肉！陆放翁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在品尝了农家“腊酒”“鸡豚”之余，放翁心情大好，郑重向村老表示：日后倘若还能乘大好月色出外闲游，我一定拄着拐杖随时来敲你的家门。

古诗说美食，自然不能落下苏东坡对众多小吃的描写。他写过吃玉糁羹、冷淘（似今日凉面），写过吃蜜渍豆腐，甚至四川的青蒿饼也入了诗。但最绝的当推油炸馓子，其诗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此诗从佳人纤纤玉手揉面做馓子起，不仅描绘了炸馓子的油温、火候和馓子炸成后的嫩黄色泽，还把做好的油炸馓子比喻成佳人的缠臂金钏，鲜明、生动、诱人，一幅宋代“油炸馓子图”跃然纸上。有心人倘若依样模仿，说不定还会复制出一个油炸面食品牌呢。



【山居杂记】

老来重开童稚眼

□刘亚伟

2018年夏天，在闽东双溪古镇的安泰艺术城，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油画工作室。我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把一管管油彩涂抹到一幅幅亚麻画布上。

这里是位于福建东北部大山里的一座名叫双溪的古镇。在65岁的年纪，零基础学画油画，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事。这主要得益于福建屏南县双溪镇上安泰艺术城公益美术培训基地林正碌老师的启发，“人人都是艺术家”，是他的话，鼓励我第一次拿起画笔。

始料不及的是，画笔拿起来之后，就再也放不下，直到今天。涂鸦画画成了我这些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慢慢成为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受和看法的一种新方式。

我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比文字表达更直接的方式。写作是一份内心的思考与情感需要凭借几千个或更多汉字去表达。而油画不是这样，没有人教我如何调色、构图和用笔，就凭着直觉，听从内心涌动着的情绪，把几种颜料调和在一起，用尽量大号的画笔蘸着，信手涂抹到画布上，肆意地释放着内在的激情。这也证明了我的一种理解：艺术创作，符号越简单，表达越丰富。

沉浸于画面中，那种忘我的状态，释放内心纯粹的欢愉，像童年赤裸着、奔跑着去拥抱这个世界，眼神充满好奇，没有忧虑，没有顾忌，一切都为我而存在，那是一个人生命中真正的快乐。

画画也是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我是个作家，思考、写作，是我每天的工作，这种精神性的劳作是停不下来的，即便是自己给自己放假，宣布不读书、不写作，这段时间休息，其实大脑也停不下来。是画画让我的大脑第一次实现了完全的休息。每次画完一幅画，都觉得神清气爽，犹如刚睡了一个好觉。这种体验让人很迷恋。

人都是趋于懒惰的，谁愿意整天皱着眉头思考、写作啊？哈哈，现在好了，有了一个偷懒的好理由，想休息就画画。拿着画笔，就像骑手牵着一根缰绳，信马由缰，随心所至，这种感觉实在是美妙无比。

学画油画，给予我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让我抱有这种年轻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晚年。

生活。艺术让人安静、纯粹，看见内心，也有机会向世人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2019年10月22日，我的个人油画展在47树艺术空间举办。在开幕式上，我对朋友们说：我觉得，所谓天赋，不是生来就会，也不是独具异禀，而是遇到了一种能点燃你生命最深刻热情的事物，并且能让你持续地、长久地保持这种热情，灌注在这种事物上。

每幅画都是挑战。面对那块洁净的画布，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很期待的感觉，希望能再现脑海里的那个画面，并不敢确定一定可以做到，但我必须尝试一下。

每一幅画，最终画出来，离最初我的想象、我的期待，都会有些差距，而且毫无例外，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毕竟，我已经是这把年纪，时间也不允许按部就班地一一经历那些系统刻板的绘画技巧学习过程。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拿笔就画。自然、表现、具象、抽象、印象、想象、人物、风光，室外写生、工作室创作……空间无限广阔，各种可能性都在等待着我去尝试。

艺术何为？大概是人太卑微，需要在艺术创作这种形式中，才能想象自己可能的模样。

对于六十五岁的我来说，零基础学画油画，并且一画就放不下，就一发而不可收，犹如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奇迹。

我把这场经历看作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发现。

初遇时的浑然不觉，使我差点错过。各种不经意的挽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都有无法预见的安排。

一扇门突然打开，一个邀请突然到来，你以为走进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其实只是心灵打开。

现在回头看，在自己六十五岁的年纪，第一次拿起画笔，其意义远不止画出了100多幅油画，更意想不到的是开启了这一段全新的生活方式，刷新了对老年生活的理解。

我现在不仅画油画，还画水墨、练习书法、手工做茶、学烤面包、养花、养蜂……五年时间里我学会的手艺比以往七十年都多，真个是：老来重开童稚眼，并非原有惊奇心。

【若有所思】

秋天的书签

□刘荒田

落叶是秋天的书签，夹在哪一页，哪一页便可能是洒满金色的诗篇。秋天的日历就是落叶，落叶的飘飞就是秋天的行进。随便翻开一本旧体诗词，以秋为题而没有写到落叶的有多少？比例比咏春而不顾及花草、吟冬而忽略风雪的还要低。

傍晚，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冷空气到达，风从西边来，浩浩荡荡。我沿着小河的石堤往东走。头顶上是落羽杉，旁边是紫荆。这个季节，悲壮地诠释“秋之为气”的肃杀的，首推神速地脱光叶子的梧桐树。落羽杉和紫荆，其实绿意还在，只不过不算蓬勃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小区外围局促的环境里，扶着仿花岗岩栏杆站立，断断无法拥抱寥廓的水天。但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宏观之下，在“一日秋风一日疏”的凄凉之外，在“落叶满阶红不扫”的放达之上，一河落叶自有境界。

面对小河，发现这一秘密时，我的脸红了，仿佛自家的少年心事被秋风吹破。西风正急，从在建楼盘一侧的开阔地带扫过来。河畔的水泥道上，落羽杉的落叶一窝蜂地逃亡。这是奇异的比赛，没有一片落叶停驻，风不停，它们就径直向前，即便路旁不乏角落、树桩供它们躲避、喘息。和这翻腾的大队形成巧妙对照的，是河里的风景。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河里的落叶，都是此刻被风刮——不，“梳”下来的，风的利爪逐棵梳过，枯叶无一遗漏地被淘汰，坠进黄绿色的波澜。满河都是落叶，水纹为之变色。风一阵紧似一阵，水里的叶子被波纹托着，一起向着东边推移。

然而，凝视水面，发现先前从旧体诗词中获得的印象失诸笼统。在占压倒性的多数之中，有的是异类，它们特立独行，在其间随意穿行，要么速度比多数快，如舢舨群中的快艇，要么逆向，要么横切，自由自在。它们并非天赋异禀，不晓得凭什么抵御强大的风？也许，由于尾端蜷曲的缘故，一如帆船可通过调整帆的角度来作任何方向的行驶。也许，是因为风和流水一样，有主流，也有回流，它们是回流所驾驭的幸运者。这么一来，河面自由了、多元了、喧闹了。鱼也来凑趣，在落叶的间隙奔突，泼出点点水花或者圈圈波纹。岸上诸物的倒影被落叶吃掉大半，剩下的，是蓝得颇地道的天，明净之至，提醒你，扫荡落叶，不过是西风的余事，天上的云已经被清空了。最为得意的，是漂浮的垃圾，忽然增加了这么多同类，盒子、塑料布、瓶子、纸巾反而淡定起来，它们逃得没那么性急。哦，它们是资深的随波逐流者。一只盛过矿泉水的塑料瓶子，得意洋洋地行驶，它是水面的巨轮。风呼呼地吹，仿佛是由雪莱《西风颂》中吹过来的。

如果和大多数同流是不可逆转的命运，那么，作一片异类的落叶也是不错的。